

新

序

新

序

古逸叢書三編之三十七

新

序

中華書局影印

一九九一年據北京圖書館

藏南宋初杭本原大影印



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
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
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
晴明日卽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
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
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卽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
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卽側右手
大指面觀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撫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
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
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

信陽王氏
四部堂識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四庫全書

其居處之制，車馬之制，衣冠之制，飲食之制，器用之制，宮室之制，凡此皆足以示尊卑，別貴賤，而大計所繫，尤在於此。故古之制家，必先制其子弟，而後制其宗族，而後制其鄉黨，而後制其國，而後制其天下。此其大計也。今之制家，必先制其宗族，而後制其子弟，而後制其鄉黨，而後制其國，而後制其天下。此其大計也。故古之制家，必先制其子弟，而後制其宗族，而後制其鄉黨，而後制其國，而後制其天下。此其大計也。今之制家，必先制其宗族，而後制其子弟，而後制其鄉黨，而後制其國，而後制其天下。此其大計也。

新序

讀朱見書

南豐曾

鞏

鞏

鞏

鞏

鞏

鞏

鞏

南豐曾

鞏

鞏

鞏

鞏

鞏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燼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又周之末世先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蠱起於中國皆

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爲世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生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

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
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
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
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
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
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
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鞏上

亦足以知臣之志者鞏集作亦足
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

目錄

卷第一

雜事

卷第二

雜事

卷第三

雜事



卷第四

雜事

卷第五

雜事

卷第六

刺奢

卷第七

節士

卷第八

節士

卷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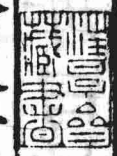
善謀

卷第十

善謀



新序卷第一



陽朔元年二月癸卯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雜事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瞽瞍與象爲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孝益篤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爲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

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且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潰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豫賈孔子將爲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旣爲司寇季孟墮郈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孫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

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國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
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
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關雎而春秋褒伯姬也樊姬楚
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日
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楚姬曰賢相爲誰王曰爲
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
以侍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所進
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爲相數十年未嘗進
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

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

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史鮪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百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

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
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處常縱恣吾吾
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
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也其過不細必亟遣
之令尹曰諾明日王薨令尹即拜筵蘇爲上卿而逐
申侯伯出之境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
死其言也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於以開後嗣覺來世猶愈沒身不寤
者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吳
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侯曰未也

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遂巡而謝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衛國逐獻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良君將賞善而除民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若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